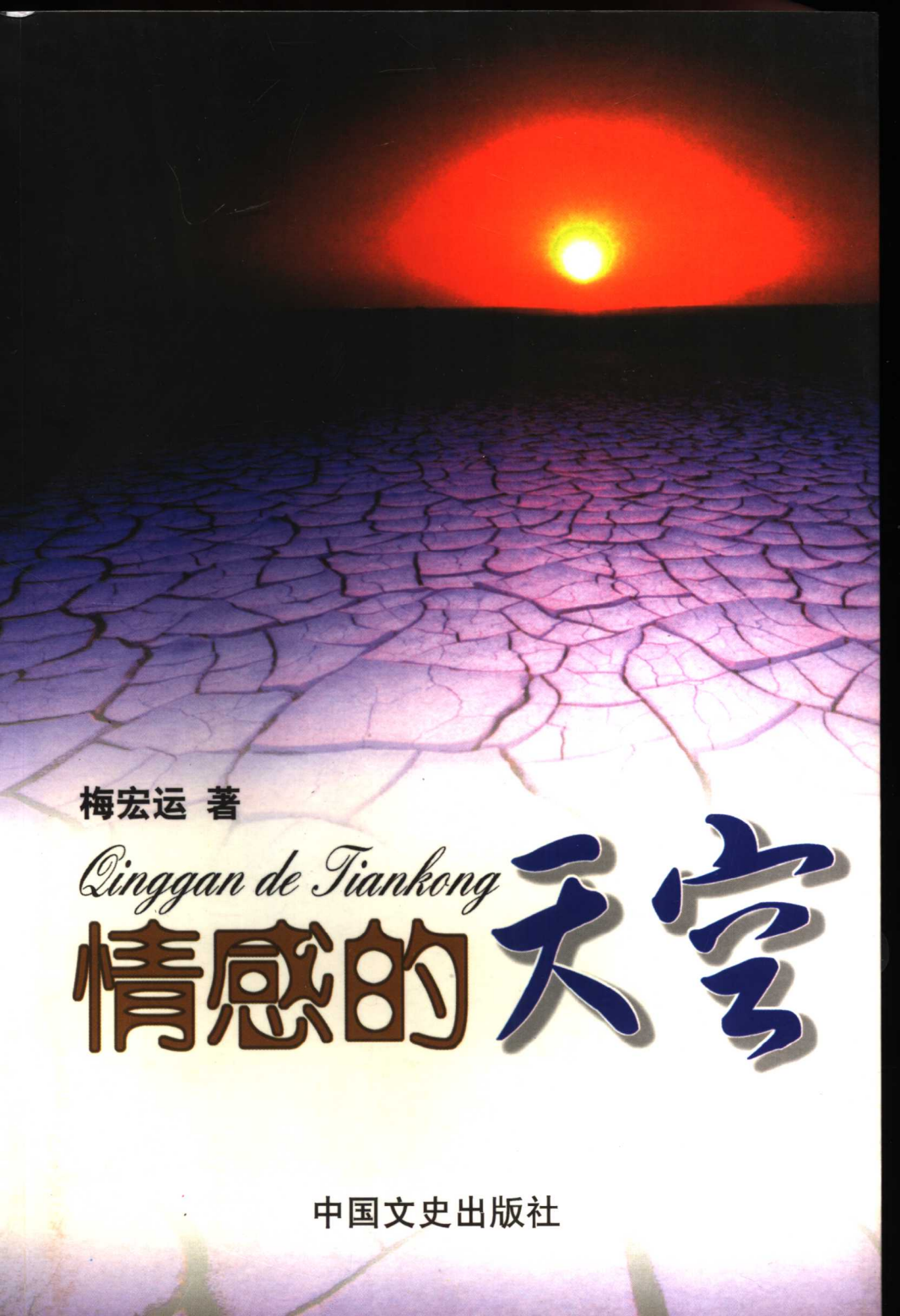




梅宏运 著

*Qinggan de Tiankong*

情感的**天空**

中国文史出版社



# 情感的天空

梅宏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感的天空/梅宏运 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10  
ISBN 7-5034-1854-0

I. 情… II. 梅…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0560 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装订: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 61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80 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 第一章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又是清明时节。

在部队驻地苗苗幼儿园的外面，小雨悄悄地下着，下着；风儿轻轻地吹着，吹着。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享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

歌声被风儿从园子里吹出来，被雨儿淋得湿湿的。像洒下的一串串泪珠儿，凄凄楚楚的。

五岁的平平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她靠在窗台上和着广播里的歌声，时而痴痴地望着窗外，时而抚摸着那个已经露出塑料底子的布娃娃，眼泪在她脸上默默地淌着。前面就是柳叶河，过

了那座小桥……

昨天早晨，在送平平来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已经告诉她，今天要带她去看妈妈——那个躺在柳叶河那边荔枝园地下的妈妈。因此，她急切地等着爸爸来接她，并不时地趴在窗口张望。幼儿园的张阿姨知道，每当唱起这首歌曲时，她都是这样。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而平平却没有妈妈了。

“干嘛又唱这支歌呢？”张阿姨不耐烦地自言自语着：“有妈的孩子唱着是一种骄傲，没妈的孩子唱着是一种对往事的回忆和对现实的无奈，或者说是一种伤害。”于是走到平平身边关切地问道：“平平，又想妈妈了？”

平平哭着点了点头。

张阿姨慈爱地抱起她：“别哭！别哭！平平是个很乖的孩子。”说着，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起转来。她甚至报怨“妈妈，再爱我一次”的词曲作者，难道还嫌没妈的孩子们的痛苦太少是不是？还非要在他们的伤口上抹上一把盐才过瘾吗？她扳过平平的小脸，为她擦掉眼眶边上的泪水：“谁说没妈的孩子是根草，我们苗苗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苗，都是能长成大树的苗。”

这时下课铃响起，张阿姨放下平平。

小孩推推搡搡地涌出教室，有的直奔翘翘板，有的早已爬上了滑梯，有的一到操场便摔起跤来，你追我赶闹翻了天。他们才不管你雨儿风儿呢。平平却抱着那个布娃娃，这是妈妈最后一次来看她时带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径直向那栅栏围墙边走去。

张阿姨见状摇摇头自言自语：“这孩子真可怜！干嘛懂事这么早，糊涂点多好。”边说边走了过去：“平平，你又来这里干啥啦？”显然，张阿姨是故意装糊涂，她真担心这孩子会闹出什么病来。

“我等妈妈，妈妈以前都是到这里看我的，她每次都到这围墙那边，都要伸进手来摸着我的脸，她要哭好久好久，我看得出

妈妈是疼我的，可现在，妈妈好久没有来了，我好想她。”

“这孩子说话跟大人一样”张阿姨心里想着，忍不住说：

“你的妈妈不是已经——”

“妈妈已经死了，可她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扔下我和爸爸，她真的不该——”她说着说着已泣不成声，“小朋友都说我是一根没妈的草，阿姨，你说，我真的是一根草吗？”

“这孩子说话像大人一样。”张阿姨把到口边的话咽了下去，并一把将平平搂进怀里：“不是，当然不是，是他们瞎说。你是一棵能长成大树的小苗。”

在张阿姨的记忆里，平平死去的妈妈名叫夏小雪。

夏小雪何许人也？这使笔者想起她在临死前几天给我讲的一个关于乞丐的故事：“有个乞丐总是在想，假如我手里有两万块钱就好了。一部分用来吃穿，另一部分用来作本金，在大街上摆个小摊，做个小买卖过日子。

一天，这个乞丐讨饱了肚子，便躺在公园的条椅上睡着了，无意中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舔他的嘴，毛茸茸，湿乎乎的奇痒难忍，睁眼一看，原来是只狗，是只很可爱的小狗，正用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很善意地望着他。乞丐揉揉眼，见四周没人，便把小狗抱回了家住的窑洞里拴起来。

话说这只小狗的主人，他是本市有名的大富翁。小狗跟着主人散步时跑丢了。这富翁丢狗后很着急，因为这是一只难得的纯正的进口名犬，于是就在当地电视台发了一则寻狗启事，承诺送还爱犬者，即可获得两万元的酬金，启事后面还配有小狗的彩色照片。可当乞丐第二天抱着小狗准备去领那两万元酬金时，他意外地发现街头电视墙上寻狗启事的酬金已提高到了三万元。于是乞丐停下脚步，又将小狗抱回窑洞拴好。

乞丐一直守在电视墙前，第三天，酬金果然又涨了，第四天

还在涨，一直涨到第七天，酬金涨到了让市民惊讶的十万时，乞丐这才高高兴兴地跑回窑洞抱狗，可想不到的是那只狗已被饿死了，乞丐还是乞丐。”

故事讲完了，小雪却自比乞丐，并深有感慨地说：“其实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克制欲望，珍视感情，懂得知足常乐，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充满欢乐。人的欲望是一座火山，如不加控制就会害己害人。”

至于为什么夏小雪要自比那一无所有的乞丐？那是一言难尽。您就慢慢地往后瞧吧！

平平的爸爸是一名军人。是这驻地部队通信营的副营长。别人都叫他老黑，其实他不姓黑，真名叫陈大华，只是皮肤黑一点，别人都这么叫，叫惯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陈大华副营长，而只认识个叫老黑的副营长。是褒是贬暂且不说，就算是贬吧。他也不介意，老黑就老黑吧，不就黑一点吗？没关系，更何况世界上在流行黑色呢。对此，老黑还有一段很幽默的表述：“你们去过加勒比海吗？你们去过墨西哥湾吗？这两个地方可是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从那里旅游回来的人都要变黑，这黑便是富人与时尚的标志。只有你们才在家里捂着，愈捂愈白，怪不得人家说咱一穷二白呢！”

部队驻地的后面有一条河，名叫柳叶河，与老黑家乡湖南常沅市的那汪湖——柳叶湖同名，只是表现的风格不一样罢了，一个是源远流长，一个是汹涌澎湃，这条河也常勾起老黑对家乡的思念。

他是武陵渔人的后代，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忠厚仗义的性格。他家面南而居，沅江从他家门前流过，后面四五里路远的地方就是柳叶湖，他在水边长大，汹涌的湖水和滔滔江水赋予了他敢于冒险、勇于搏击的精神。

五岁的时候，他就到沅江码头帮助船老大守船，守一晚三块钱，任凭夏天蚊虫侵扰，冬天冰雪满舱，他也毫不退缩。有年冬天，渡口有条小船被大风刮断缆绳，漂到江心。船主悬赏二十元，希望有人帮他把船弄到岸边来。当时在一边看热闹的小大华不由分说就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个精光，毫不犹豫地扑入大江，硬是把船推到了岸边，那时他才八岁，小鸡鸡都冻得看不见了。然而，当船主将二十元钱递到他发抖的手上时，他却只要了十元钱，他说我守一个晚上才三元，推一下船最多值十元。他的毛病就是有时候不开窍。在当今的社会，这个不开窍的毛病还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沅江和柳叶河两岸的花开花落，时间的浪花悄然地卷走了老黑生命中的三十五个漩涡。回想走过的岁月，有悲伤亦有欢乐，有付出亦有所得。

今天回到家里，他把雨衣往门后一挂，便不知所措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是不是由于已经接到即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通知而产生的惆怅，毕竟在这里留下了十五个宝贵的春秋，又要进入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但这里的战友，这里的军营，这紧挨着的小镇，经常散步的田埂，还有这屋前面涓涓流淌的柳叶河……

这时，隔壁的胖姐走进来，沮丧地告诉他，说给他介绍的那对象吹了。因为有人在背后说了他不讲卫生的坏话，加上这个小学教师有洁癖，当然就志不同道不合了。其实，这桩好事都是胖姐出于关心强行撮合的，老黑不好打胖姐的脸，行为上也就不冷不热的，其根本原因是老黑正处在部队转业安置的关键时刻，他不希望再次出现夫妻两地分居的格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只好一切任其自然了。他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了胖姐，过去为小雪的随军安置问题，他已经胆颤心惊一回，请她不要介意。



好在老教导员周新民前年就转业回了常沅市，任这个市中共北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去年底又被提升为这个部的部长，现在还代理着这个区的区长，可谓位高权重。老黑凭着与周新民老乡、战友以及在部队的上下级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老黑还救过周新民一条命呢，他被安排在这个区的公安分局任副局长，和现在的职务同一级别。其实，老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老教导员周新民的帮忙，他这个副营长就是有再大的能耐，恐怕连个股长的职务也混不上。但有一件事让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周新民告诉他，原本区委组织部安排他的职务是一个股长。后来在常委会上讨论时，区委朱书记却提议让他当副局长。其实，他与朱书记既不亲，又不邻，简直是素不相识，他不知道朱书记为什么要这么帮他，难道真的是因为他在部队的战功和表现？可在他这批转业的干部中，比他优秀的人还有的是。此时，他的感觉很复杂，好像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又好像是千里迢迢、大路漫漫，怎么说呢……

“哥！你怎么坐在这里发呆呀！”

老黑正想得出神，从身后传来的喊声使他一惊，猛地抬起头，见是小雪的妹妹小娟，笑道：“你个鬼丫头，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我一点都没发觉。像个隐身人似的。”

“遇到高手了吧，老实交待，发的什么呆？”小娟在老黑面前，从来都是无所顾及，像是在自己的亲哥哥面前。

“有两件令我发呆的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在小姨子面前老黑也是开诚布公：“想听哪一件？”

“先从好事开始听吧！”小娟用俏皮的眼神望着他。

“我转业的事定下来了，我都不不知所措了。老周打电话告诉我被安排在区公安分局任副局长，你进来之前我正在捉摸这事儿呢。”

“捉摸什么呀？难道不是物有所值吗？”小娟真替老黑高兴。

“天上掉下个馅饼来了，我不知为什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前不久，老周就告诉我到公安分局任股长，对此，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没想到有个什么朱书记在常委会上提议让我当副局长，居然也通过了。不仅我弄不明白，就连当组织部长的周新民都没有弄明白，他还问我和朱书记是什么关系，弄得我莫名其妙。你说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好啦，别说啦，馅饼被你捡到就是你的啦，也该你走回好运啦。再说说你的那个坏事吧？”

老黑没有直接回答小娟的问题，却问道：“你说说，你哥这人怎么样？”

“不错呀，事业心、责任心都挺强的，重情重义。虽然老了一点，但还是个挺可爱的男人。”她突然意识到什么，“怎么突然这么问？”

“胖姐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吹了。就是上次我给你说的那个小学教师。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尽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

“都说些什么啦？”小娟并不吃惊，似乎还有点幸灾乐祸。

“说我大男子主义，不懂得女人的感情，是个工作狂。而且不讲卫生：冬天不洗脚，夏天不洗澡，脏衣服、臭袜子到处扔。还说哪个女人找了我会倒八辈子霉。一个男人这么多问题，哪个女人受得了。”

“够损人的。”

“还有更损的呢！”

“哦！”

“还说，如果不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永远不知道换内衣内裤，上完厕所经常忘记冲水洗手，弄得满屋子都是臭气。没事就掏鼻孔和挠脚丫子，指甲缝里总嵌着来历不明的脏泥。将头一挠就会大雪纷飞，顿时一身花白。那夏小雪耗费了四年的时间，都没有

把我那些毛病更正过来。还说我——”老黑欲言又止。

“怎么吞吞吐吐的？”

“还有些话我都说不出口，很丑很丑。”

“你说吧，我承受得了的。”

“说我离厕所很远就准备往裤子里面掏东西。”老黑说着脸都红了。

小娟忍不住笑起来：“问题严重了，这属于人身攻击恶意诽谤呀。”

“那也未必，农村出来的人，旧习惯一时改不彻底，偶尔还是有的。只是不能以此大做文章罢了。有些事做做是可以的，说出来就不堪入耳了，在男性的军营里，这也算不了什么，不就是上厕所前的准备工作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这人也够宽宏大量的。”听老黑这番话，小娟哭笑不得，“你怎么这么个人，别人砸你一石头，你回人家一气球，真没劲。”稍停又说：“你的为人这么好，别人为什么要说你的坏话？”

老黑沉思良久，然后不无感慨地说：“也许我本身就有这些坏毛病，怪不得别人背后说我，你看你姐——”

小娟一听就火了：“哥，你怎么这么个男人，别人背后说你的坏话，那是有目的的，你怎么不加分析，全都包揽下来。我姐离开你，那是她没有那福份。和你这些毛病没关系。”

“目的！”小娟的话像是一下点着了老黑思绪的引子：“什么目的？”

“你分析一下，他们背后说你坏话，无非是想把你和那老师分开，然后嘛——”小娟欲言又止。

“你是说另有所图？”老黑愕然。

“当然。”小娟肯定地点了点头。

“图什么啦，也许另外有个男人喜欢这个女人，这也情有可原，爱情也允许竞争嘛，优胜劣汰，我也无话可说。”

“这只是可能之一。”小娟胸有成竹。

“难道还有之二?”老黑仍有些不解。

“当然。”

“我怎么不知道。”

“你只说了背后说你坏话的男人，如果是女人呢?”

“女人为什么要说我的坏话，除非这个女人恨我，那她恨我什么呢，我真的找不出理由。因为我和女人没有过节。”

“你再想想。”

“一个女人嫉妒另一个女人?”

小娟点了点头：“有点谱了，再换种思维方式想想，如果还有一个女人喜欢你呢?”

“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说到此，老黑若有所思地问，“小娟，你怎么比我明白，好像那背后说我坏话的是你一样。”

小娟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哥，你怎么这么说人家，那是因为我也是女人，女人更懂女人嘛。”

“好，算哥没说，算哥没说行吧！看把你紧张的！”

“说都说了，还说没说。”小娟小声地嘀咕。转而又大声说：“哥，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跟你一起回常沅，你该不会狠心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自己一拍屁股走人吧。”

“那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那为什么?”小娟大惊失色。

“你也不想想，我转业时一边带着你姐姐的骨灰盒，一边带着小姨子，别人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无所谓，你可是个大姑娘呢！”

“算了，算了，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我哥呢还是我爹，古里

“古板，啰哩啰嗦。”

老黑笑起来：“如果你真想回常沅，等我回去安置好了再说吧！”

“那你可要说话算数啰！”小娟气鼓鼓地。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小娟是在小雪与老黑结婚的这一年考上省警察专科学校的，实际上，她的考分已超过一般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但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更不想再使爸爸妈妈为难，而警察专科基本上是免费的，于是，她把第一志愿填成了警察专科学校。前年毕业后分配到市警校任教。听说老黑要转业了，加之今天是星期天，可以帮姐夫打理打理家务，收拾收拾行装。姐姐不在了，一个男人带个小孩，既当爹又当娘，有许多事要做，尤其是该女人做的缝缝洗洗。因此，有很多休息时间她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老黑也不反对，因为他把小娟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与小雪在世时一样。在这里，也只有老黑与平平才是她的亲人，她也无处可走。

小娟在清理床下物品时，见一口旧木箱子，拖出来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旧衣物，但在翻动这些旧物时有一样东西使小娟眼睛发亮，那是一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尤其是上面有一块发紫的血迹引她注目，端详良久才自言自语地说：“是它，也一定是他，怪不得和姐姐相亲的那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小娟，你自言自语些什么呀，什么是它，也一定是他，我怎么听不明白。”老黑已经走进房来。

“你是不明白，但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小娟说罢扬了扬手里的军用挎包。

“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哪里还有真假之分。”

“如果是真不明白，那我就讲段故事给你听，那是一段由这个挎包引出而又让我记忆犹新的往事。”

“好，那请你说说，这段往事一定很精彩，我洗耳恭听。”

于是，小娟掀开了那尘封多年的记忆……

“那年，我和姐姐都在读书，姐姐读高二，我读初二，过完春节学校就要开学了，家里却为我俩的学费犯了愁，虽然两姐妹加起来的学费也才三百多元，但对体弱多病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数字，望着两个女儿企盼的眼光，做父亲的怎么好说：‘孩子，别读了，爸爸拿不出钱来。’他的责任感令他坐立不安，只得把我们俩拉到身边安慰道：‘爸爸过几天就把学费给你们弄来’。

学校报名的时候到了，爸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你们在家等我，我到镇里的银行去取钱。’

其实，我和姐姐都明白，家里根本就没有在银行里存过钱，从来没有。说不定镇里银行的门朝哪边开的他都不知道。我们预感到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于是我和姐姐坚决要求和父亲一块去。父亲急了，吼道：‘你们去干什么，两三百块钱还要你们保护不成，还是留在家里帮你妈做点事吧！’爸爸越是这么说，我和姐姐越是不放心。但我们又不能不听爸爸的话，只好违心地答应了。

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我的心跳个不停，总担心父亲有意回避我们，肯定是有什么事不想让我们知道，于是我和姐姐远远地跟在了后面，想看父亲这个钱到底怎么个取法。到了镇上，我们发现父亲并未朝银行的方向走去。

怎么，爸爸不是要去银行取钱吗？怎么一转身去了医院，姐姐大惑不解。

我们紧随其后，只见父亲走进一间化验室，靠墙坐定，挽起袖子，紧接着，一穿白大褂的护士将一支注射器的针头扎进了他的手臂，随后，鲜红鲜红的血液流进了偌大的管子里。我和姐姐发疯般扑过去，抱着父亲的双腿跪在地上，泪如雨下：‘爸爸，

这个书我们不读了，这么读下去会把你的血抽干的，会把你读死的。’两个女儿的突然出现，使父亲不知所措，他知道已无法掩饰，只好用那颤抖的手抚摸着我们的头，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到我们脸上：‘都是做爹的没用，误了你们的前程。’说着用拳头捶着自己。见此情景，抽血的护士哭了，在场的人都哭了，护士拿出五十元钱放在爸爸的手里，其他人也十元、五元地往父亲手里塞，可都被父亲谢绝了，他觉得越是这样越觉得自己在孩子面前没有脸面。他毕竟是个男人，他有他的尊严。

我们好不容易把父亲劝回家里，我和姐姐商量，决定由姐姐留在家里照顾爸爸和帮助妈妈做点农活。我呢，则到城里找点事做或者做个保姆什么的，等挣了钱再回来读书。接着，姐姐把她身上仅有的两块八毛钱也给了我做急用，我偷偷离开了家门。

我带着希望进城了，从常沉市的西门走到东门，逢人便问：‘你家请保姆吗？你们店要人吗？’每个被问及的人都只看了看我，然后摇摇头，显然他们是看不上我这小不点。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身上带的两块八毛钱用完了。天渐渐黑下来，我在集贸市场的角落里蜷缩了胆颤心惊的一夜，第二天一上午还是一无所获。时值中午，我饿得额头上直冒冷汗，实在没法，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到了这个时候也顾不上什么脸皮了，于是走进了人民路的春风饮食店，要了一碗牛肉面吃起来，由于有些心虚，不管它多烫嘴，三下五去二便把它倒进肚子里，正待开溜，一中年男人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拦住我说：‘小女伢，去交钱啦，怎么吃了东西谢谢都没有一句就想开溜呢！’

我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忙说：‘叔叔，我身上没有钱，我明天给你送来好不？’其实，我对明天把钱送来也没有把握，这么说只求眼前能过关罢了。

‘没钱也来吃东西。’那中年男人说罢一巴掌扇过来。

顿时鲜血从我的嘴角流出来。然而，当那中年汉子再度把手掌高高举起的时候，一只有力的手接住了它：‘大哥，何必与一个弱小女孩过不去呢？’

我寻声望去，见是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叔叔，他肩上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

‘我开的是饮食店，又不是福利院，要白吃，她何不到福利院去吃？’中年汉子企图挣脱被抓住的手。

‘她吃了你多少钱？’

‘一块八角钱。’

‘一块八毛钱也值得你这样打人，你不觉得这样很缺德吗？’

‘白吃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好，’解放军叔叔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元币递给我，‘去，把钱还给他，再把那一巴掌讨回来，谁也不亏欠谁，他若不给，我帮你要，对他们这号唯利是图的人，不要白不要。’

‘那，那巴掌怎么要得回来？’我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年轻的军人。

军人从我手里接过钱，使劲地朝那中年人脸上甩去：‘拿去吧，可怜虫。’

军人把我拉到身边，在身上的口袋里摸了摸，好像是摸手帕之类的东西，但没有找到这类东西，便拉过挎包，用那挎包轻轻地擦着我嘴角的血迹。他真像个大哥哥，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就想，倘若我有这么个大哥哥该多好！看谁敢再欺负我。再看那挎包时，上面已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红色，这挎包上的斑斑点点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我们正待离开之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伴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从里间走出来：‘哟，是解放军叔叔呀，您请息怒。’并一拱手道：‘兄弟我姓陆，与霍元甲的徒弟陆大安只差那么一点儿，



叫陆小安，道上的朋友都叫我陆旋风，其实是徒有虚名而已。’这番酸溜溜的话就是傻子都能听得出来他是在故意炫耀，就是要对方识相点，俯首称臣，免得丢人现眼。可这解放军叔叔就是不识时务，没有一点识相的表示，我真为他捏了一把汗。就在这时，陆旋风大度地做出了握手言和的姿势，解放军叔叔急忙把手伸了过去，我那颗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然而，当两手接触的瞬间，军人突然感觉出陆旋风手掌带风，知其用意，于是在两手相握时，暗点了陆旋风的虎口麻穴。陆旋风顿觉手掌酸麻而失去抗力，同时像有一股强大的电流流过全身，两腿发软下屈。军人连忙将陆旋风扶起：‘陆兄不必如此多礼，早闻陆旋风大名，今得一见，实乃三生有幸。’军人不卑不亢。

陆旋风羞愧不已，他真没想到这年轻人竟有如此功力。怔怔地望着他‘幸会，幸会。’

原来，这陆旋风是一位拳击教练，在社会上也有点名气，带了一帮徒弟，这春风饮食店的老板，就是那位打了小娟一巴掌的中年人便是他的徒弟之一。陆旋风刚才正在里间喝酒，听到吵闹之声才从里面出来，本想在众人面前露一手，没想到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

从店里出来，解放军叔叔牵着我的手问：‘小妹妹，你怎么不读书？逃学可不是好孩子哟！’

我的眼泪一下子冒了出来：‘不是我不想读书啊，而是我读不起书啊！’

‘怎么读不起书呢，你的爸爸妈妈呢？’军人急切地问。

于是，我把父亲卖血的事告诉了他。

看得出他的心情很沉重，随后说道：‘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在哪个学校读书？’

‘新华中学。’